

送礼,是个难题?

礼尚往来、礼多人不怪……在礼仪之邦中国,送礼俨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逢年过节要送礼,乔迁添丁要送礼、开业升学要送礼、婚嫁娶也要送礼。礼物不仅仅是一件物品,更是一份心意、一份真情,一座情感交流的桥梁。

然而,在一些人身上,送礼的多少、礼物的价值已异化成衡量个人能力高低、与受礼人关系深浅的“指标”之一,还有一些为找工作、揽业务、求贷款等而发生的送礼,让这一原本表

示心意的行为更多了一层功利色彩。如何送礼、送什么礼也成为许多人的难题,大有“礼到用时方恨少,一到过节就犯愁”的感慨。

其实,送礼应该是件高兴的事,因为要送的对象多半是对其怀有深厚感情或是得到帮助而对其心存感激的人。还是那句老话,礼轻情谊重。礼物的价值不在于价格的高低,也无关“面子”,真实回归亲戚朋友间的真实感情沟通才是最重要的。



借来的“红包”

刚刚踏出校门那会,囊中羞涩的我为“面子”硬着头皮向朋友送上大礼,到头来却弄得自己“活受罪”。

那是我的高中同桌结婚之喜,邀我和另两位高中同学赴宴。当时我还在实习,并无工资可拿。由于是第一次受邀参加同学的婚礼,我不敢有半点马虎。送300元礼金?似乎太少了!送1000元?太多了!问问另外两位,也都没有什么经验。

揣摩了一个多月,我一跺脚、一狠心,对另两个受邀的同学说:“咱不能亏待了人家,更不能丢脸,对吧?每人送800元吧,吉利!”他们在短暂的错愕之后,平静地接受了。话是“泼”出去了,问题是哪里去弄钱?凑800元钱对当时的我而言,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赴宴前一天

的晚上,我硬着头皮哆哆嗦嗦地向爸妈张口要借钱。“你好大的口气啊,工作还没着落,就送这么大的礼?”“人家邀请你是看得起你,怎么能送少了?等我工作后还给你们就是了。”还好父母明事理,知道这礼金是送定了,当即就给了钱,我的“面子”总算保住了。

几个月后,我终于参加工作了,也有了固定的收入。不过工资不高,除去日常生活必需,每月所剩无几。“那800元钱什么时候能还?”爸妈时不时会提起这茬,我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直到有一

天,我揣着800元钱送到老爸手中,他笑了:“你还当真了!其实,礼金是肯定要送的,但要量力而行,死要面子只会活受罪。”

踏上社会时间一长,发现需要送礼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结婚生子要送、长辈晚辈生日要送、托人办事也要送……今年一个中秋节,我花了整整2个星期才把需要送的礼都送了。看这架势,估计到了春节前后,我的工资奖金加起来都不够往外送的。

不过,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朋友常安慰我说,现在你一直往外送,总有一天你会收回来的。想想也是,我也要结婚,也会生子,也会有晚辈,到了那时候,我该“坐享其成”了吧。只是,那还得等多少年啊!
陆晓峰

自从老屋动迁,和母亲分开居住,每次去看她,最心烦的就是带什么礼品。特别是中秋节,为选礼品的事,我常常几夜都睡不着觉。

照理说,月饼寓意团团圆圆、甜甜蜜蜜,中秋节送月饼应该是最合适的。可问题是,母亲有7个子女,7大盒月饼她一个人要吃到几时?而且母亲节俭惯了,即便月饼过期也舍不得扔。有一次,她为了2盒长绿毛的月饼和我大吵了一架,任我怎么劝说,她都嘟着脸,抱着月饼骂我忤逆。幸亏妻随礼应变,温声软语地请求母亲把吃不完的月饼给我们带回去吃,母亲才笑眯眯地把月饼给了媳妇。

为防母亲吃月饼吃坏身体,我以老大的身份明令禁止弟妹们中秋节送月饼。这样一来,每到中秋前夕,家里的电话筒直要被弟妹们打爆,内容只有一个:“哥,我该给妈送什么?”实在伤脑筋!好在不少月饼礼盒内除了月饼外,还往往配上洋酒、名烟,这倒给我解了围:“妈不喝酒不吸烟,把洋酒名烟换成奶粉送给她。”想不到,这个馊主意差点要了母亲的命。节后,母亲腹泻近一个月,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她吃惯牛奶粉,肠胃不适应不了奶粉。

去年,老年大学办起烹饪班,妻挟着硬硬抄喜气洋洋地忙进忙出,隔几天便给我炒个新奇菜肴。不久,几个小姑子也参加了烹饪班,家里电话更忙了,今天约定去谁家交流个什么菜谱,明天又相邀谁上门指导个什么点心。眼看中秋将临,她们竟只字不提给母亲买礼品的事,还神秘兮兮地叫我别管。我想,空手上门,就算母亲不见怪,可我的脸往哪儿搁?

中秋节那天,弟妹们聚在母亲家中。掏出随身带的枣泥、豆沙、肉糜、什锦果馅,妻指挥大家搬出电烤箱、拿出面粉、放油起酥、取碗盛馅……大家要自己动手做月饼。母亲见大家嘻嘻哈哈做得开心,不禁也高兴地抓过面团揉起来,90岁的她似乎年轻了许多。

每人一杯龙井,就着芋艿毛豆,吃着自做的月饼,我们把快乐当礼物送给了母亲。
黄顺福

快乐作礼

“毛脚女婿”上门记

一直认为自己离成为“毛脚女婿”的日子还很遥远,但是,女友一句“我爸妈想请你上我家吃饭”,一下子便将我划入“毛脚女婿”行列去了,让我措手不及。

我不那么期盼做“毛脚女婿”的原因在于送礼。因为这礼物既是给未来岳父母看的,更是给别人看的,“台型”无论如何要扎牢,否则被人说上一辈子也只能自认倒霉。

我特地向“过来人”老爸老妈询问他们那时送什么,回答是:“一挺机关枪、两个手榴弹、一个炸药包、一串子弹。”其实,就是一个火腿、两瓶老酒、一盒蛋糕、一条好烟。不过看这称谓,就知道那天有多重要了!简直就是“枪林弹雨”呀!

“那我照那样送不就行了?”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送个金华火腿、弄2瓶五粮液,定做一个克莉丝汀大蛋糕,再加上一条‘红中华’,应该就可以了吧!”“火腿就别送了,前几年刚闹过质量问题,送得不放心。蛋糕不是稀罕物,也别送了。五粮液,

要送就送好的。还有烟,送2条,成双成对讨个好口彩,更显我们的诚意。”

老妈一副持家有道的样子。老爸补充道:“现在不是流行送礼送健康吗?再弄点营养品和水果什么的吧。”一语惊醒梦中人,光顾考虑“准岳父”的需求,差点把“准岳母”给忘了。“那就再送2袋高级蛋白粉,再加个果篮吧。水果一定要自己挑,买些进口水果和价格贵的水果啊……”经过如此这番仔细斟酌,我这“毛脚女婿”上门的礼物终于敲定:2瓶五粮液、2条红中华、2盒高级蛋白粉礼盒,再加上一个大水果篮。

待得上门的那天,所有礼物准备妥当,我一人独自“押送”前往。走到女友家门口的那一刻,不知是因为拿的东西太多累着了,还是心里紧张的缘故,额头已是细汗涔涔。不过我知道,这是决定我和她未来的重要一刻,一定要有好的表现。“爸,妈!”随着这一声叫唤,我鼓足勇气跨入了现在还陌生但将来会很熟悉的大门……
张夷



我帮女儿开“后门”

教师节前,“听”着网络论坛中一片“该给老师送什么礼物”的讨论之声,不由想起女儿刚上小学那会儿,我向老师送礼开“后门”的事。

那天嬉闹时,女儿告诉我她的小小心事:“老师只让我做小队长,可我想当中队长。妈妈,你帮我跟老师说说吧!”惊讶于女儿的要强,我笑道:“做中队长得靠自己争取,妈妈才不做这种没原则的事呢!”无奈女儿执意要求,我只得答应一试。

我琢磨了好几天:去找老师求情,总不能空着手吧?可拎着大包小包到学校也太显眼了,老师肯定不接受。最后,我决定送老师一张消费卡,这样目标不大,也不至于让老师难堪。当时消费卡不太容易买到,几经周折,终于托一位在商业部门工作的同学买得。拿卡时,我一手交钱一手拿货后,立即飞也似的逃走,就怕同学问我买卡送给谁。

第二天,我早早便等在校门口。终于等到放学,远远看见一群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手拉手走了出来。领队的学生格外显眼,尤其是手臂上的“二条杠”。她自信满满地举着牌子,飞扬的神采如此与众不同,我终于明白女儿为什么如此执着于“二条杠”了。再一看,牌子上分明写着女儿的班牌号,我一阵紧张,不

把消费卡攥得紧紧的。

家长们陆续把孩子接走,我终于有机会接近老师了。我凑到老师跟前,陪着小心询问了女儿在校的情况,没想到老师直接说出了我想说的事:“这孩子各方面表现都挺好,就是胆子小了点,组织能力也有点欠缺,所以我想先让她担任小队长,以后多锻炼锻炼,争取在下学期竞选班干部时当选中队委员噢!”老师抚摸着女儿的头笑着勉励她。听老师的“暗示”,看来本学期女儿当“二条杠”是不可能的了。送礼计划“胎死腹中”,我顿时泄了气,飞快地拉着女儿回家。

回家后,女儿一脸失望,我接着她:“知道你哪里不足了吗?老师给你们创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你要靠自己的实力和努力去争取。妈妈差点做了不该做的事。”女儿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以后的日子里,女儿变得自律了。早上起床不用大人叫,吃饭不浪费粮食,一回家就做作业,还绘声绘色讲故事以锻炼自己的说话能力。每天我都听她“汇报”:“今天上课举手发言了、帮助同学了、得到奖章了……”

二年级时,女儿如愿得到了“二条杠”,她也知道了做任何事都要靠自己的实力,而不是送礼!
清泉



晓羽/摄

第七十六期

“讨债”风波

我正在苏州办事,突然手机响了,恩师的爱人带来噩耗:恩师因中风抢救无效,于昨晚去世了!我连夜赶回上海,通知组织同学前去悼念,并约定礼金以101元为限,有8个不能前去的同学请我垫付。

追悼会结束后,我却有些不好意思去“讨”还垫付的钱了:“讨”吧,万一弄得大家不愉快,还给人斤斤计较的印象,不妥;“讨”吧,自己心中难免“不爽”,如何是好?唉,还是顺其自然吧!

1个月前,一同学突然打来电话问:“你为其他人垫付的礼金都收回了吗?”我说:“还有5个人没还!随他去吧。”同学立即反驳:“不行的!既然说明是垫付,就应该把钱要回来!”听了她的话,我拿起电话,又放下,依然拿不定主意。家人支招:何不用新式“武器”——发短信。这一招还行,很快,2个同学将钱汇了过来,还有2个同学托人把钱送来,只有一个女同学没有音信。后来得知,女

同学认为我未必真的为她垫付了礼金。哎呀,碰到这样的同学,我真要“吐血”了!还有其他的不入耳的话语一一反馈过来,我这才发现,原来做好事也会给自己惹来那么多麻烦啊!

可是,几个星期前,这位女同学竟特意将101元送到我家,并连声道歉:“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了!”我这才知道,原来有同学告诉她,在挽联上看到了她的名字,这就说明,让我垫付的礼金,恩师的家属确实是收到了。另外,老师的爱人听说了我被误解的事,特意请人打印了一封感谢信,一一寄给送过礼金的同学,女同学这才不好意思地上门赔罪。

一场风波就这样结束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其实,我并未生气,因为人生在世,总会碰到一些误解,但事实是不会走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总会水落石出。至今,我仍然愿意为同学们服务。
卢忠雁